



至爱游戏

【加拿大】莱昂纳德·科恩 著

刘衍衍 译

至爱游戏

[加拿大]莱昂纳德·科恩 著

刘衍衍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至爱游戏/(加)科恩(Cohen, L.)著;刘衍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327-6721-2

I. ①至… II. ①科…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97551号

Leonard Cohen

THE FAVOURITE GAME

Copyright © 1963 by Leonard Cohe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4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McClelland & Stewart,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of Canada Limite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3-608号

至爱游戏

[加拿大]莱昂纳德·科恩 著 刘衍衍 译

责任编辑/管舒宁 装帧设计/胡枫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25 插页 5 字数 125,000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978-7-5327-6721-2/I·4053

定价:46.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571-85155604

献给我的母亲

如同雾在墨绿的山丘上
未留下痕迹，
我的身体也未
在你这里留下痕迹
永远不会。

当风与鹰相遇，
什么可以留下得以保存？
你与我相遇
然后转身，然后入睡。

如同很多夜晚忍受
无星亦无月，
我们也将忍受
当另一个已离开，从此天涯。

——莱昂纳德·科恩《大地的调料盒》

第一部

1

布里弗曼认识一个叫雪儿的姑娘，她为佩戴那些长长吊吊的耳环穿了耳洞。耳洞后来发炎化脓，现在两只耳垂上都留下了小疤痕。是他在她头发后面发现的。

布里弗曼的父亲从战壕里站起来时一颗子弹射进他的手臂。战斗中得来的这枚伤疤让罹患冠状动脉血栓的男人得以慰安。

布里弗曼右太阳穴上有道伤疤，拜好友克兰兹所赐，用铲子留下的。是一次堆雪人引起的争执。克兰兹想用小煤球做雪人的眼睛。布里弗曼从那时起就反对用任何其他东西来装点雪人，直到现在依然如此。不用什么羊毛围巾、帽子和眼镜。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不喜欢在雕好的南瓜灯的嘴里插进几只红萝卜，也不喜欢用黄瓜做成的耳朵。

他的母亲将她整个身子看作是她早年从镜子中、窗户外和车轮

盖里看到的那个完美形象中生长出来的一道伤疤。

孩子们如同炫耀奖章似的炫耀伤口。情人们则将伤口如同秘密一般呈现。当字用肉体做成，伤口就出现了。

展现一个伤口，一道战争留下的骄傲伤痕并不难。要展现一颗粉刺却不容易啊。

2

布里弗曼的母亲那时还年轻，她用一个放大镜，两手并用去对付脸上的皱纹。

一旦发现皱纹，她就用一个玻璃盘里放着的一排排精油和乳液来对付，然后就叹气。她的皱纹就这样被浸了油膏，不带任何信仰。

“这个不是我的脸，不是我真正的脸。”

“你真正的脸在哪里，妈妈？”

“瞧瞧我。这就是我的样子吗？”

“在哪里，你真正的脸在哪里？”

“我不知道，在俄国吧，在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

他从架子上拖出那本巨大的地图册，跟它一起倒在地毯上。他像一个寻金矿的人，一页页仔仔细细地查找，直到他发现了整个俄国，辽阔而苍白。他跪在地图上标出的各个距离之间，直到眼睛模糊起来，他将地图上的湖泊、河流和地名融成一张难以置信的脸，

幽暗、美丽、如此容易迷失。

女佣后来简直是拽着他去晚餐的。一张优雅的女士的脸就在银质餐具和食物上飘浮。

3

他的父亲多半时间都是在床上，或者在医院病房里度过。一旦起来四处走动，他就谎言连篇。

他拿起没有银把手的手杖，带着儿子爬上蒙特利尔山。这儿有一个古老的火山口，在曾经喷射火热岩浆的凹陷处生长着柔软的青草，青草上憩着两座由铁和石头铸成的大炮。布里弗曼很想长久居于暴力。

“等我好些了，我们会回来的。”

这是一个谎言。

通过拴在“夏雷”酒店旁边的那些马，布里弗曼学会了如何轻抚它们的鼻子，如何用摊开的手掌给它们喂糖块。

“等哪天我们骑马去。”

“可你连呼吸都困难啊。”

当晚，他父亲在一堆标了小旗的地图上谋划战争的时候瘫倒了，他四处摸索着救命药丸，想打开好将药粉吸进去。

这是一部满是他家人影像的家庭小电影。

他的父亲将摄像机对准了他的叔叔们，他们个个身材高挑，面容严肃，深色西服的翻领上别着小花，大概都走得太近了，看起来一片模糊不清。

他们的妻子看起来都很正式，有些悲伤。他的妈妈退后站着，催促婶婶们往镜头里靠。她站在后面，笑容和肩膀看起来有些疲惫。她觉得镜头没有对好，有些虚了。

布里弗曼将电影停下来，想好好研究她。然而胶片融了，她的脸被一圈扩大的橘色污渍吞噬。

他的祖母坐在石砌阳台上的阴影里，各位婶婶将她们的孩子都抱给她看。一套银质的茶具在早期的彩色胶片里熠熠发光。

他的祖父注视着这一排孩子，正满意地点头时，也被融了的胶片吞噬了。

布里弗曼在研究往日，正肢解着这部家庭电影。

布里弗曼和他的堂兄弟们玩着绅士般的小小战争。堂姐妹们则忙着学屈膝礼。所有的孩子都受到邀请，一个一个在石板小径上跳过。

一位园丁羞涩又感激地被领到阳光下，和他的东家们一起留在了胶片上。

一群妻子肩并肩紧靠在一起，影像亦被镜头边框吞噬了。他母亲是头一个因此而消失的。

画面突然间变成了鞋子和晃动不清的草地，那是因为他父亲又一次遭到病痛的袭击。

“救命！”

一卷卷的电影胶片落在他脚下，燃烧着。他在燃烧的胶片间跳来跳去，直到护士和女佣将他救出来，后来又受到母亲的责罚。

电影日日夜夜地放着。小心哪，血，小心哪。

5

蒙特利尔城里大多机构都是由布里弗曼一家人建立并主持的，这一点，让城里的犹太社区成了当今世界上最有势力的组织之一。

城里一直流传一个笑话：犹太人是这个世界的良心，布里弗曼一家是犹太人的良心。“而我是布里弗曼家的良心。”劳伦斯·布里弗曼加了一句。“事实上我们是唯一存留下来的犹太人。这就是说，是超级基督徒、割了包皮的一等公民。”

若如今有人还愿意受累来清楚解释这一点，现在的真实感受则是布里弗曼家族正在逐渐衰败。“小心哪，”劳伦斯·布里弗曼这样警告他的执行事务的堂兄弟们，“否则你们的孩子说话会带口音的。”

十年前布里弗曼收集编撰了布里弗曼氏准则：

我们是希伯来传统的维多利亚式的绅士。

我们不能过于自信，但是我们相当确信任何其他有钱的犹太人能在黑市上发财。

我们不想加入基督教俱乐部或者与旁族通婚来削弱我们的血统。我们希望被人视作同侪，通过阶级、教育、权利等等联合起来，同时保存我们与众不同的家庭宗教仪式。

我们不能越过割礼这条防线。

我们是首先达到文明的人，少喝些酒吧，你们这群嗜血的醜糟汉！

6

老鼠比乌龟有生气。

乌龟又慢又冷，机械性的，几乎和玩具没两样，一只长了腿的壳儿而已。它们的死毫不重要。可是一只包在那层薄薄皮肤下的白鼠则灵动而温暖。

克兰兹把他的白鼠放在一部收音机的空壳里。布里弗曼则将他的白鼠放在一个开口很深的蜜糖罐里。克兰兹有次度假离开，让布里弗曼帮忙照看小白鼠。布里弗曼就将这只和他那只放在一起。

养白鼠可是花工夫。你得走到地下室。有一段时间他给忘了。很快他就全然不去操心那只蜜糖罐，也不再走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了。

后来他总算下去了，然后闻到蜜糖罐里传来的难闻气味。他希望蜜糖罐里还有的是蜜糖。他朝罐子里看了看，看到一只白鼠已经吃掉了另一只鼠的大半个肠胃。他倒不关心活下来的那只白鼠是不是他的。那只活着的白鼠跳向他，然后他就知道那只白鼠是疯了。

因为气味难闻，他伸直手拿着蜜糖罐，尽量远离自己。他将罐子装满水。死了的那只浮了上来，肋骨间开了个大口子，后腿也浮了上来。活着的那只抓挠着罐子边缘。

后来用人请他用午餐，头餐是骨髓汤。他的父亲将骨髓从骨头里轻轻敲出来。这骨髓来自一只动物的体内。

他再回到地下室时两只白鼠都浮起来了。他在车道上倒空了蜜糖罐，用雪埋住。然后又呕了一阵，用雪将呕吐的秽物埋起来。

克兰兹气得发疯。他打算至少得有个像样的葬礼，可是雪下得太大，他们连尸体都找不着了。

来年开春时，他们将车道上的一丘丘积雪铲净。什么都没有。克兰兹说事情既然到了这步田地，布里弗曼就欠他一只白鼠钱。他将他的白鼠托他照看，最后却没了，连具尸骨都不见。布里弗曼说如果有人死在医院里，医院可是不付钱的。克兰兹说那你将东西交给某人托管，这个人如果弄丢了，他是要赔的。布里弗曼说它活着的时候就不能把它叫成东西，而且他在照看时显然是帮了克兰兹的忙。克兰兹说谋杀白鼠可不是什么帮忙，然后他们就在湿乎乎的砾石地上打起来。后来他们去城中心又买了两只。

布里弗曼的那只后来逃了，躲在楼梯下的一个壁橱内，他用手电筒照时看见了小鼠的眼睛。接下来的几个早晨他放了些爆米花在

壁橱门口，爆米花有被咬过的痕迹，但很快他就没兴趣了。

夏日将至，工人们将房间的百叶窗和纱窗除下时有个工人发现了一具小尸骨，尸骨上还残留了些毛发。工人就将它扔进垃圾桶了。

工人离开后，布里弗曼将尸骨找了出来，跑到克兰兹那里。他说这是第一只白鼠的尸骨，现在克兰兹就可以给它办个像样的葬礼了。克兰兹说他可不想要这把难闻的老骨头，反正他又有了一只。布里弗曼说这样也好，可是他得承认他俩都是遇事转身的孬种。克兰兹承认了。

布里弗曼将尸骨埋在一株紫罗兰下，他的父亲每天早晨就是从这株紫罗兰上摘一朵下来别进他西服的翻领上。布里弗曼每次嗅着紫罗兰时，都添了新的兴致。

7

回来吧，严厉的柏莎，回来，将我带出这棵折磨之树。将我从下贱女人的卧室里移走。将我所有的东西都拿走吧。我昨晚弄到手的这个姑娘背叛了替她付房租的男人。

布里弗曼在他二十来岁的许多个早晨就是这样唤醒柏莎的灵魂的。

后来他的骨头就只有鸡骨那么宽，他的鼻子从闪米特人的高鼻梁逐渐塌陷到外邦人不分明的扁平，身体上的毛发随着年增长如

同生命衰颓的绿洲，他身体轻得如同手柄，如同一根苹果树的树枝。日本人和德国人根本就错了。

“柏莎，现在就开始吗？”

他跟着她到了苹果树最危险的一处。

“再高点儿！”她指挥着。

这时甚至苹果都颤动起来。太阳照着她的木笛，磨光过的木笛发出铬合金的色泽。

“现在呢？”

“首先你得对上帝说点儿什么。”

“上帝是个混蛋。”

“嗤，什么呀。要这样我可不玩。”

天这么蓝，云朵在飘移。下面数公里外的草地上有只腐烂的果子。

“草上帝。”

“你得说点儿更脏的，胆小鬼！真有分量的那个词！”

“操上帝！”

他等着一阵风将他从他停留的枝头上吹下去，将他摔落在草地上，四肢断裂。

“操上帝！”

布里弗曼看见克兰兹躺在一团盘起来的水管旁边，忙着拆解一只棒球。

“喂，克兰兹，听好了。操——上——帝！”

布里弗曼从未听过他自己的声音如此纯净。空气就是一只扩

音器。

柏莎调换了一下所处的危险位置，用木笛打了一下他的脸。

“脏嘴！”

“这可是你的主意！”

为了要让布里弗曼虔诚，柏莎又要去打他的脸，这时她从树枝间跌落了下去，几只苹果也随着掉落。她跌落时一点儿声音都没有。

克兰兹和布里弗曼看见她跌下来，有一秒钟她的姿势是她在健身房时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的。她那副金属架的眼镜让她那张平淡的撒克逊人的脸看起来更加麻木。一根尖锐的手臂骨从皮肤下凸出来。

在救护车将柏莎送去救护之后，布里弗曼小声说：

“克兰兹，我的声音有点特别。”

“根本没有。”

“有。我可以让事情发生。”

“你是疯子。”

“想听我的许愿么？”

“不想。”

“我许愿一星期不说话。我许愿要学会如何独自这样玩，这样一来，会这样玩的人数就总是一样的。”

“这又有什么好的？”

“这显而易见啊，克兰兹。”